



北国风

刀背儿山

贾文

刀背儿山是黑龙江省鸡西市境内的鸡冠山北侧的一座山。因为它形状很像一个刀背儿,因此而得名。其实它早已被国务院以及黑龙江省列为历史文物遗产的保护单位了。

山中有一泉眼,名字叫“冠山泉”。“冠山泉”向上走一段儿不远的路,便到了一个山坳中,这就是古肃慎人生活的遗址。这个山坳中比较平坦又比较宽风朝阳,时常能捡到些古陶器片。

山坳的南侧是鸡冠山,北侧是汤汤流淌的,逶迤而下的穆棱河。当时那可是棒打狍子瓢舀鱼,人迹罕至的地方,如今尚有很高很稠密的荒草,在河套左右长得郁郁葱葱。说起这刀背儿山,据资料记载,还真发现过不少的古物。出土过玉器、各种陶器60多件。其中有夹黄褐陶、夹砂黑色陶以及泥质红皮陶等。其纹饰以方格纹、戳刺纹为基本特征。另外出土的还有拍印,附加堆纹,鱼鳞纹,凸弦纹,指甲纹,篦点纹,圆窝纹,植物叶脉纹。陶器形状有钵、罐。同时还有石斧,石锛,玛瑙质雕刻器有玉器壁、瑗及装饰品。此外,刀背山遗址中还曾发现过人体的胫骨,下颌骨、头盖骨及牙齿等遗物。由些可见,刀背儿山的不远处曾是诸多的古墓所在地。

刀背儿山墓地西坡的面积是2千平方米,它曾被科学家鉴定为与新开流上层文化相近,是一处有别于国内其它新石器时代,富有鲜明特点的遗址。它的存在,距今有5千至6千年了。这里其实为肃慎人生活之地,早在1990年12月29日,被黑龙江省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又在2006年5月25日,被公布为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

刀背儿山如今已出土了72种(件)古物,为今后研究刀背儿山的历史,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要说刀背儿山遗址的先人们,他们非常勤劳和勇敢。他们选择了刀背儿山的西坡下,以及穆棱河畔附近为活动场所和住地,用最原始的生产手段与大自然作斗争。通常他们都要靠捕鱼打猎维持生活,同时还创造了渔猎文化。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双手采集碎石,堆积成了200多米长的石墙等设施,作为保护墙,以防御外来人的侵略。另外,从那些陶器、陶片等遗物的纹饰上看,它既反映了当时肃慎人的渔猎文化,又反映了古人最早就热爱生活、爱美的意识。按说,那些纹饰,就是当时人们生活代表的符号,或者是一些有意义的标志,反映了原始氏族人们的艺术观念。

尽管它们不是文字,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刀背儿山的种种历史印迹,为我们对先民生活的历史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价值。

走进解放东北的“中军帐”

——参观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张艳丽 文/摄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夕阳的余晖映出了远处稀疏的树影,参观的人潮已渐渐消散。晚风卷起院子里的落叶,扬出一道烟尘,毛阿敏的歌声似乎在耳畔响起。

秋天里的一个傍晚,我站在了双城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大门前。

许多人到双城专为参观这个纪念馆,我对那场旷世战争也是充满了好奇。这里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四野指挥部?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指令发出地?毕竟上学时教科书对此写得太少,使得当年做学生的我们对它的脉络辨不清。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全国几乎是一片烂摊子的情况下,这所院子里发出的一道道红光却能化做万千彩霞,以致改变了战场格局,最终将解放战争发酵成了几乎是向我方一边倒的局面?

脚步还在沉思,心却已然穿过了大门,追随当年那场硝烟而去……

历史的选择

回望当年,东北战场的胜利真应了那句古老的话:历史的选择。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东北光复,主权回归。在前苏联红军占领下,形形色色的“维持会”遍地皆是,名目繁多的司令赛过牛毛,鱼龙混杂,人心不稳,社会动荡。抗战的胜利,本是举国同庆,但蒋介石急不可耐地剿共灭之心大发。迅即下令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日寇,部队不准调动;在美国支援下,紧急从西南、西北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是战?是和?第三次国内战争箭在弦上!

东北地区地缘政治敏感,地理位置重要,战略物质丰富,交通便利。是国共两党都特别重视、决心夺取的重要战略新区。

因此,指挥部设在双城,是因着天时地利和战略上的考量。历史证明,这一选择没有错。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东北战略区不负中央重托,不辱使命,正是在双城这个指挥部里传达出的个个作战指令,使经过了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著名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般地走上了解放全国的胜利之路。

其间各种战略战术以及军事武器的应用不用细说,诸多军事著述没少描述。这里笔者最想提的是我军独有一个神秘超级武器。这武器看似不起眼,却对战争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得这么悬,是什么这么神奇?对年轻一代人来说,可能真的是两个字:“好神”!但对老一代人来说,听起来却非常普通而熟悉,那就是我党一贯主张的——政治思想工作。

民心所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但是,仅仅三年多时间,东北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更取得了我党领导革命胜利的主动权,使中国革命面貌彻底为之改观,为全国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础。能取得这样决定全局意义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党采取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最后依靠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路线。

民心所向,势不可挡。老兵许文臻回忆,山



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大院

东军区部队挺进东北时,是山东军区部队改编的八个师中一至七师和警备旅滨海支队独立团共60000人。那是在1945年8月24日,临沂战役结束的第二天部队便马不停蹄向东北进军。以日行120华里的速度持续长途行军,有的战士脚上起了水泡,一路又苦又累。但只要一经过村庄,村口就有群众摆上茶水招待战士们。特别是第二天黑天黑前到达龙口,刚放下背包,就来了好多群众,送热水给战士们洗脚。他们不让炊事员做饭,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战士们面前。还不让部队战士站岗,组织民兵负责部队警卫,使战士们都感到受宠若惊。还没到东北呢,东北一纵二师政委就在会上告诉他们:“东北很冷,都在下雪,不过家乡父老乡亲们已经把棉衣给咱们准备好了,咱们在外就冻不着了。东北人民在等着我们,欢迎我们!”

1946年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形成了七七决议,决议号召干部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经过广泛动员和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是从心里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军是大公大苦农民的救星。所以,当东北局决定在當地扩兵时,真是一人振臂,万人响应。当时一纵、二纵、六纵都在双城扩兵,实际录入兵员超过1万人。当时双城地方有个独立团,团长是牛岗,双城人习惯称为“牛岗部队”。部队南下时,牛岗部队老兵都已提机,新兵百分之百是双城人(后进驻湖南邵阳)。

在当年随四野挥军南下的百万雄师中,还有一支由120名双城籍战士组成的连队,被称为“双城连”,历经辽平津等战役后虽折损近半仍前往广西并完成了剿匪任务,大多数植根广西,至今仅有十余人健在。

1947年随部队挺进东北,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开国将军李中权回忆说,当年部队挺进东北前,不知道有双城这个地方,杨仗子战斗后,才知道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前线指挥所设在双城。双城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古城,解放战争年代,东野总司令部入驻双城,双城对东北全境的解放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双城数百万民工随四野大军浩荡入关,加上它的支前、兵源、补给方面的奉献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对全国的解放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1947年1月,双城县委书记召开会议,要求把拥



西院作为通讯枢纽处有多部电台

难忘小兴安岭的新年联欢晚会

吴宝三

上个世纪的1963年,我高中毕业后,去小兴安岭的铁力木材干馏厂当学徒工。这个正在筹建的林产化工厂,设备全部由欧洲的波兰进口,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学徒工学历要求必须高中毕业,南京林校的应届毕业生,皆分配到车间当了普通工人。名气之大,远近闻名,我能进这个工厂,虽然不至于手舞足蹈,却感到无比自豪。

1964年元旦即至,厂部通知,12月31日这天晚上,工厂在职工大食堂举办迎新年联欢会。我刚从校门走进工厂大门,不懂何谓联欢,白天盼、夜晚盼,扳着指头算,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天刚黑下来,我就走出了宿舍,心里像长了草,两步并做一步走,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直奔大食堂。路边大树小树上的树挂,酷似盛开的朵朵梅花。这个时节,尽管没有梅花开放,我还是情不自禁吟诵起王安石的《梅花》:“墙

军优属和安置荣誉军人作为当时支前的两项主要工作抓紧抓好。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县委还积极组织了扩兵、战勤、筹粮、筹饷、筹军需品等支前活动。据统计,到1948年底,双城县共有11138人参军,出动战勤民工73156人,担架12484副,马55320匹,大车13830台。双城县委和双城人民为东北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所向无敌

四野老战士李欣说,政治工作是部队战斗力的基础和保证,在部队对战士们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激发广大战士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意志。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提出尊老爱新口号。那时由山东到东北的部队只有几万人,后来发展到10多万人,入关前发展到80万正规军。尊老爱新的口号,确实对于部队的团结、巩固和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二是普遍搞诉苦教育。东野的士兵多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土改前家家都有本血泪账。诉苦中,每个战士都讲了自己的家庭历史和情况,极大地激发了反对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热情,同时配合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空前提高。

正是这种民心所向。才养育出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使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当时对我军战士生活条件的说法,不仅是小“米加步枪”,还有“狗皮帽子大头鞋”。

江苏籍四野老战士韩凤说,我们新四军第三师是1945年9月底,按中央命令昼夜兼程挺进东北的。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军队是以小米加步枪,头戴狗皮帽子,脚穿靰鞡鞋与敌人作战。

有个女战士还回忆了自己在部队穿大头鞋参战的经历。

正是这样一支队伍,能在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不如敌方的情况下,却凭着激情和信念,一腔热血、不惧艰苦、不怕牺牲地打天下。有谁想到,狗皮帽子大头鞋真可称为四野军中的一支神秘武器。传说蒋介石和傅作义听到侦察报告:长城内发现大量戴狗皮帽子的部队时,惊呆得说不出话。渡江作战后大都是追击战,敌军望风而逃,我军穷追不舍,甚至有的部队遇到过向敌军扔一只大“傻”鞋,敌人就放下武器,并说,你们早一点扔过来,我早就不跑了的情况。

历史的纪念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大幕拉开的一角,前线指挥部在双城的两年里,我东北民主联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痛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先后指挥大小战斗,战役二十二次,其中著名的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并成功策划了历时50天,歼敌47万的辽沈战役,为解放全东北,继而夺取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可以说双城是东北解放战争的首府,而此地则是对那场著名的“战区”和百万大军成长、征战的纪念。该纪念馆位于双城市双城镇东北隅,坐北朝南,占地576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典型晚清建筑风格的古宅院,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有木质结构硬山式房屋35间,分作东西两院。东院是三合院,一正两厢各5间。西院作为通讯枢纽处有多部电台,与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联络的电文以及作战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每次回到家乡,都去村子北,看通往龙安桥镇政府路东那片高大的杨树林,如今杨树已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这块地有三十多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为了解决学校办学经费不足,分给学校的校田地。过去这片地是孩子们从小学习劳动技能的大课堂。

1969年,我不满十三岁,刚上小学五年级,学校为了种好校田地,号召三年级以上学生利用课余和放假时间给学校捡粪,并分年级下派了任务,要求三年级学生每人至少向学校交三筐粪(学校规定的土筐),四年级每人交五十筐,五年级每人交六十筐。我当时在五年级。记得放寒假,为了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我求父亲帮我用木头钉一个木轱辘车,车上能放四个筐,我天天拉着在村里外到处捡粪。有一次我到野外去捡粪,一天捡了二十多筐,跑了十多里路,把粪拉到学校放在学校大粪堆旁边,请班主任老师过筐记数,不到十天时间,我向学校交了一百二十筐粪,在全校学生中交的粪是最多的,捡粪结束后学校召开了表彰奖励大会,奖给我十个写字本,自己觉得非常有荣誉感,回到家拿出奖品给父母看,也得到父母的表扬。

那年村里有个规定,四个生产队要轮流给学校出车、出犁杖等,帮助学校种好校田地。春种开始了,校田地要耙谷子和糜子,赶上一个星期天第二生产队给出了两副犁耙,我们五年级全体学生和全校老师假日不休息一起去种校田地。种地有明确分工,安排两个男老师点籽、一个糜子、两个学生踩格子、一个学生扶拉子、五个学生滤粪。前边种完地,后边跟着压糜子,不然地跑风种子不会发芽的。当时生产队有压地糜子没有牲畜,只能用人拉糜子了。班主任王老师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我,让我挑选十个男生拉糜子压地,我挑了十个有劲的同学分成两个组,去时压两根垄,回来压两根垄,压一个来回一个组休息,另一个组接着压。休息时张校长给我们讲故事,记得《猴子分枣》的故事,让我至今

看到自己亲手种的劳动果实长得这么好,大家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校田地

秦勇



难忘,“猴妈妈给两个猴宝宝分枣,一共三个枣,给谁一个谁都不高兴,猴妈妈想出个办法,把三个枣分别装到两个葫芦里,有一个葫芦装一个,有一个葫芦装两个,把装两个枣的葫芦挂在树的最高端,把装一个枣的葫芦挂在树的最低处,让两个孩子去取,她们取回来让猴妈妈打开,一个孩子问妈妈:‘我的葫芦里怎么一个枣啊?’妈妈说:‘因为你拿到的葫芦不用费多大力气,所以里边放的是一个枣。’孩子无法可言。”同学们都听明白了老师讲故事的内涵,拉起嗓子来谁也不藏奸了,都跑了起来,累得满头大汗,急着压一个来回换班再听校长讲下一个故事,不到半天时间需要压糜子的地全部压完了。

秋收到了,有一个星期六,王老师安排我们班星期天每个学生都带一把镰刀,去收割校田地的谷子和糜子。早上八点我们都到了学校,全校六名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收地,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奔校田地走去。到了地里,金黄的谷穗粒粒饱满有一尺多长,糜穗睁着眼睛也有半尺多,都低着头,随着微风,一起一伏地荡漾着,好一派丰收景象。看到自己亲手种的劳动果实长得这么好,大家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我们从麻地开始收割,我割第一垄也算是打头的,一条垄快要割到头了,不知道在麻子垄的中间苗眼处藏着一块砖头,在地里埋着一半露着一半,正当我用力割时,就听啪的一声,刀割上了砖头立刻弹了起来,刀正好割到了我左手无名指手指甲的中间部位,顿时鲜血直流,我大喊了起来:“镰刀割我手了。”班主任王老师马上跑过来,用提前准备好的纱布给我包扎起来,并把我领到村卫生所,大夫说割得太严重了,手指甲都割断了,手指肚就剩一点皮连着,恐怕手指头要保不住了。听了大夫的话,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以后这只手不就残废了吗?大夫用药水给我洗了洗,上点药又重新包扎上了。我很坚强没掉一滴眼泪。回到家母亲看到我的手指被刀割了,心里是很难受的,但还是鼓励我说:“没事的,干点活磕磕碰碰是正常的。”晚间王老师又到家去看我,安慰我,并让我在家休息几天,伤口好了再去上学,我很受感动,谴责自己没用,干点活还把手割坏了。

每次回到家乡,路过这片校田地,都让我思绪万千,感慨万端。因为地里流淌过我们的血和汗啊!校田地不但生长庄稼,也培育了我的童年,让我收获了金色的人生……



谁解其中味

(篆刻)王立斌

关注
北国
二维码